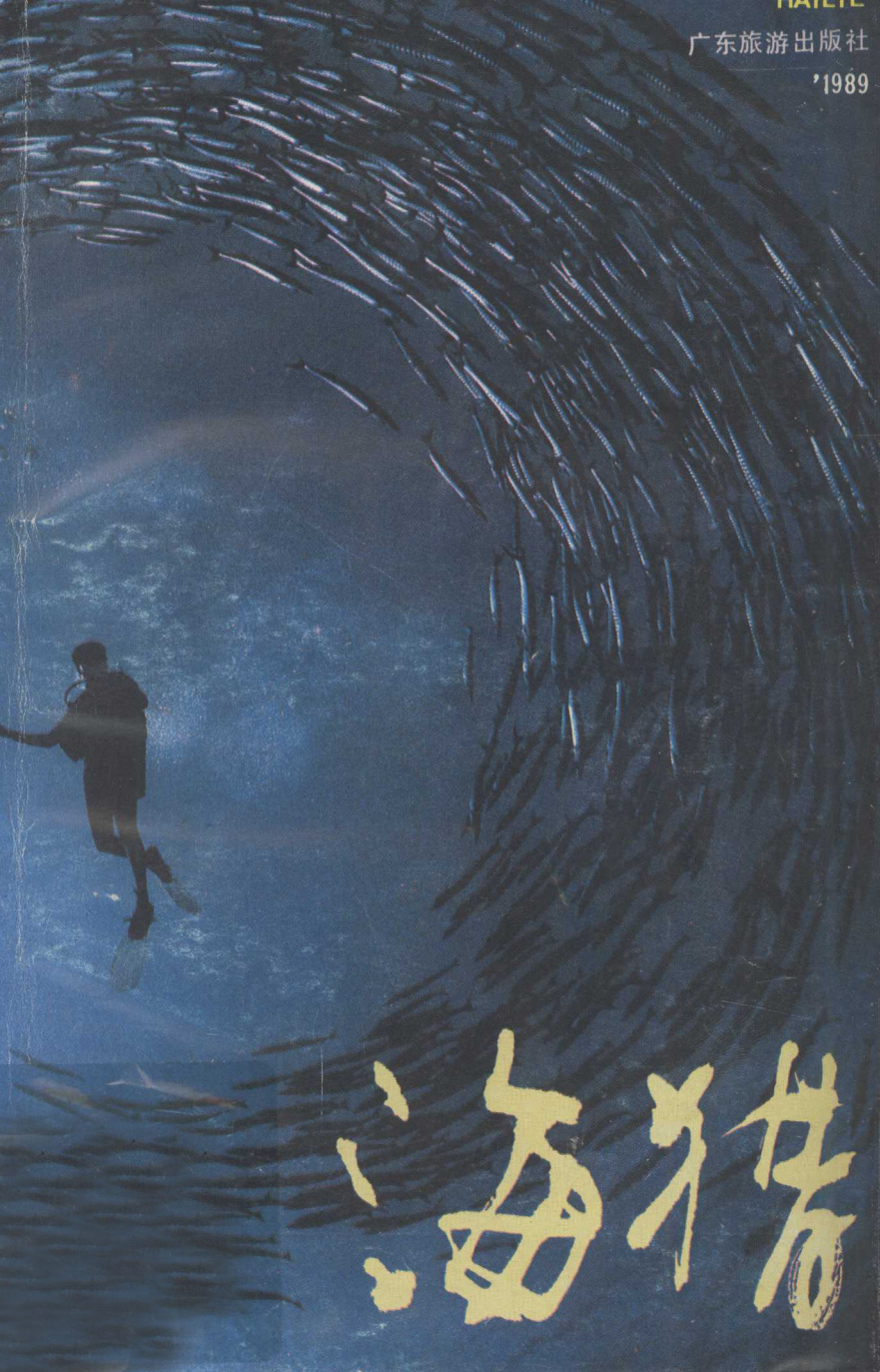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9



海猎

海猎

林超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海 猎

林 超 著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印张 132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7—80521—089—6/1·37

定价: 3.10元

野趣的探寻者

——序《海猎》

周 敏

《海猎》结集，我有机会先读一过，很为作者林超感到高兴。

我和林超在报社是二十多年的老同事了。他为人沉静质朴，寡言少语，性格有些内向；工作勤恳，认真踏实，是大家公认的。他身体原先看来比较瘦弱，整天伏在案头，面前堆着一大迭好象永远也处理不完的来稿，挑拣筛选，剪裁修饰，一根烟，一枝笔，总是那股不声不响，不急不躁，推敲斟酌，举重若轻的样子，给我印象很深。报纸编辑工作，见天一个版，字字得过目，半点也大意不得，忙碌，烦杂，劳累。“为他人作嫁衣裳”，倒不见得全是牢骚。没有点真正的事业心，是很难耐得住这辛苦和寂寞的。然而当你全身心地投入了，便又会体味出其中自有使你觉得充实的乐趣。共事多年，我想，林超应当是同意我这个看法的吧？

编辑，当然也可以自己写，而且许多编辑也的确能写，笔力不弱，但除少数版面补阙或明显属于任务范围内篇什外，其他创作文字，多数情况下，得靠个人去挤时间，作努力。林超日常承担的编辑任务较重，如果说，现在奉献给读

者的这本集子，是他花了双倍勤奋才撷取来的果实，大约也不算夸张。

文如其人。林超的文字朴素自然，不夸饰，不做作。如朋友晤对，娓娓而谈，让你也分享一份激动和喜悦。集中“海猎”这组散文，就帮助我增长了不少关于海和渔人的有趣的知识，仿佛亲历。“足迹”中的有些篇章，作者笔端含孕着对乡土的挚爱眷恋，读来也亲切和诚恳。我以为，记游之作，如少了这份爱心，这份痴情，只剩得一堆模山拟水、雕镂卖弄的文字，欲其动人，难矣哉！

林超自己说过，平生喜欢寻找那些人迹罕至的“野去处”，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有所发现的快乐。这是一个不失其童心者的告白。那么，就让我们大家跟在他的后面，也来领略他所记述和描写的这些野趣吧。

1989年1月10日

目 录

• 序：野趣的探寻者	周 敏 (1)
------------------	-----------

• 海猎

1. 海滩上的“倒行者”	(5)
2. 猎鲨	(8)
3. 海上夜遇	(11)
4. 墨鱼御敌记	(13)
5. 夜捕“虾王”	(16)
6. 网箱事件	(18)
7. 一场虚惊	(21)
8. 上钩了	(24)
9. 螺案	(27)
10. 海胆膏	(30)
11. 途中历险	(33)
12. 弱肉强食	(36)
13. 变色龙	(41)
14. 猎鳐	(44)
15. 捕鱿记	(45)
16. 劫鱼	(48)
17. 涵底取参	(51)

18. 海滩探胜..... (54)

•• 履迹

塔影 (59)

瑶乡猎话 (63)

站在碑林前 (69)

故乡的古刹 (73)

“艺苑”采英 (77)

梅县寻梅 (81)

人间福地 (84)

汤坑浴 (87)

鹿园 (90)

白姑娘 (93)

石子溜古道 (95)

南国之珠 (99)

淘金之旅 (102)

玉溪荡舟 (105)

春色一湾深 (108)

这也是花城之花 (111)

广场巨人的故事 (114)

“红楼”之花在酒家 (118)

书香小镇 (121)

凌霄雅集 (124)

神龙之居 (128)

吃蚝者与养蚝者 (131)

说禾洞 (135)

三进白藤湖 (138)

•••刻痕

即兴四题	(147)
贪泉边语	(150)
花与刺	(153)
废墟·金字塔	(155)
你不在孤岛上	(159)
不尽是玫瑰花和紫罗兰	(162)
解缆扬帆处	(166)
一瓣心花	(169)
教育家与流浪儿	(171)
未名花	(174)
水仙絮语	(176)
芬芳艺术	(182)

• 后记	(185)
------------	---------

● 海 猎

小时我生活在粤东沿海地区。这里有许多岛屿。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汕头港出海口的妈屿岛，一个是我还未去过的南澳岛。

我家乡是个人多地少的穷地方，世世代代都有人漂洋过海到南洋去谋生。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就在这里送别了父亲。他孤身一人，在屿上带了一小撮乡土，汲了一小瓶思乡井水，就离乡别井，漂洋过海去了南洋。记得临别前，我们照例俗抓了一对活鸡去祭岛上的妈祖庙。妈祖据说是出海人的保护神。祭完之后就把活鸡放了——那时所有漂洋过海的人都这样做。

父亲终于走了。我们一家人爬上高高的海堤，眺望那艘载着父亲的火船，在妈屿外的汪洋大海中逐渐消逝。妈屿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惜别的岛，寄托无限思亲之念的岛。它留给我的已经不是什么甜蜜的梦了。

而南澳岛，虽然我在这之前还未去过，但小时候，就从大人的口中，听到过不少有关它的故事了。如今想来这些事情还历历在目。那时我们吃的海产，多数是来自南澳岛的。

在我的想象中，它仿佛是一座仙山，周围尽是咆哮着的海浪。点点白帆在茫茫大海上时隐时现……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南澳在什么地方，是个什么样子，但这想象中的南澳岛却一直印在脑海里，真正成了我儿时心中的一个梦。

生我并哺育了我的，虽说是个滨海之地，但说起来离真正的海边尚有二、三十里路。因此我长久见不到大海，只有偶然跟大人们从乡下到汕头，才能看见海。这海其实也只是岩石与汕头市区之间的一片小海峡。然而，只要有机会去，我就欢天喜地的在浅海的泥滩上卷起裤脚，去捕捉脚上长着绒毛的小海蟹和涂弹鱼，由此得到了许多乐趣。正是因为这样，我就更渴望有一天到南澳岛去，领略一下真正的大海韵味。

梦，是美丽的，也是神秘的。

长大之后，我对从未去过的南澳岛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我终于知道它并不是一个大岛，是由一个主岛和周围的二十多个小屿组成，面积不过108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多，现在也只有六万。但它切切实实是个大名鼎鼎、人文荟萃的英雄海岛。公元十六世纪，南宋末代之君宋帝昺曾驻蹕此岛，如今遗迹犹存。十七世纪六十年代，郑成功又曾在此招兵举义，会文武大臣于深澳猎屿，率师重击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台湾。清光绪年间，刘永福又曾在岛上组织黑旗军，赴台南与日本入侵者血战。抗战期间，中华的热血健儿，也在此打响了广东抗日第一仗，气吞山河。历史在这里写下了一页页色彩斑斓的篇章，留下了它走过的一个又一个深深的脚印……

南澳岛吸引我的，还因为它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著名渔岛。每当见到岛上的那些“讨海人”，闻到他们身上特有的那股咸而苦涩的海的气息，便自然而然地会唤起我儿时心中的梦。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去到了南澳岛，并认识了南澳岛上的几位朋友。他们都是世代生活在那个岛上的岛民。从他们口中，我才又了解到岛上之家的种种生活情趣，并断断续

续听到海上的一些渔猎故事，惊险而又趣味横生。

那还是在今年夏，报社编辑部想派人去南澳采写一组有关海猎的知识性文章，我于是被派遣了。

在澄海的东里，我搭上了小轮船，终于登上了南海东部的这个著名渔岛，开始了我的为期半月、终身难忘的海猎之旅。

此时正值深夏，渔汛正紧。这倒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此时渔村里所有的男子汉都会去“讨海”。要接触“讨海人”——那些日夜出没于惊涛骇浪中的弄潮儿，比平时还要方便些；而且还可以有机会坐上他们的髹上朱红颜色、画着黑白眼睛的机帆船，登上那些用几十根粗毛竹扎成的奇特竹排，更能亲眼看一看他们搏击海潮和骑浪捕猎的高超身手。我的那些岛上朋友，每个人都有无数海上历险的故事。在长期迎风搏浪的生涯里，大海为他们铸造了粗犷豪爽的性格、古铜色的肌肤和过人的胆量。

在远离主岛出外渔猎的那些日子里，在小岛海滩黑礁上，我与他们胼手胝足，在无风海涛声中，一块儿蹲在地上，吃着大块大块的海鱼肉，喝着大碗大碗的酒；在风高浪恶的海上，他们手把手教会了我许多捕鱼知识和技能。与他们相处的那一小段日子，令我难忘！

从海岛回来之后，我把随手记下的种种见闻陆续整理出来，让读了这些随笔的朋友也分享一下海猎之乐。而在于我自己，则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1. 海滩上的“倒行者”

初临大海的人，对海上发生的一切都会感到兴趣。老欧

一下便猜透了我这种心情，吃过晚饭便对我说：“海滩上是个贝壳的宫殿，看看去吧！”

这真使人喜出望外。我一迭连声叫“好！”老欧显得兴致勃勃，把我领上粗毛竹扎成的竹排上，吩咐“小心”，便划桨直奔对面小岛去。那里有辽阔的沙滩。

我一登上小岛，踏在海滩嶙峋的岩石上，便为那种种颜色——红的，绿的，甚至彩虹般多姿多彩的贝壳群而惊奇不已。我左捡右拾，生怕漏掉一个什么宝贝。

老欧笑呵呵地提醒我说：“这是一些最普通的玩艺儿。”

我一看自己两个胀鼓鼓的口袋，也自觉好笑。

我独自向前走去，完全入迷了。忽然，有一阵沙沙的声音……是什么东西在隐隐作响？我不免警觉起来。仔细倾听，既不是远处海涛的呼啸，也不是风暴来临前的鸣叫。我向周围探索着。夜雾迷茫之中，隐约可见远处沙滩上，有一堆人样的东西在向海里蠕动着，似乎是在匍匐前进。我暗暗说：“不好了！有情况。”跑回竹排去，拿起一根木桨，三脚两步冲上前去。一看，好家伙！原来是一头大海龟。看样子足足有数百斤重。那墨绿墨绿的大龟壳，有一只大圆桌宽哩！

那家伙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它那个笨劲显得非常好笑。椭圆的前部一张一缩，鬼里鬼气地眨动着两只圆眼睛，眼角上还扑簌簌地淌着泪水呢！两对带蹼的“足桨”不断拨动着，口中不停地吹着气，把面前的沙子吹得沙沙作响，慢慢向海里后退。

眼看大龟就要爬到海里去了。我来不及思考什么，便向它冲过去。不料那大龟突然扭转头，“呼呼”使劲在我面前

吹起漫天“沙雨”。滚滚沙尘顿时一阵紧似一阵地劈面袭来。我吃了一惊，呆了一呆，就眯缝双眼，抡起木桨，没头没脑的给了它一家伙。只听“当”的一声，木桨从硬壳上反弹起来。大海龟却似乎毫不在意，只是把头部猛然往硬壳里一缩，就一动不动了。过了好一会，大概没觉察到什么动静，它就又把头重新伸出来，继续“赶路”。

我着急了，不知道如何捉住它。恰好老欧此时匆匆赶到。他看见大海龟便忙喊道：“我来对付它！”

只见他将木桨轻轻地插入大龟腹下的沙子里，用劲向旁一掀，把大海龟掀了个四脚朝天。真是好办法！这一来，那家伙四脚乱蹬乱动，任它有千斤气力，也只能在原地折腾打滚，渐渐陷入柔软的沙地里，不能动弹了。老欧这才毫不费力地把大龟五花大绑地缚起来。

这一切做完之后，老欧并不急于让我把大龟抬到竹排上。他很奇怪地沿着大龟爬过的路子，向上走了约十步左右，就停下来招呼我过去，并要我掏开足下的沙子。我不知道他的用意，只得遵他嘱咐，一下两下地拨开沙土。

我漫不经心地拨着，掀开一块海石。忽然我惊异地看到一个奇怪的洞口了。那洞口水桶般粗细，象精心挖制过一样滑溜。我疑惑地望着老欧。他抿着嘴只是笑，示意我再往下掏。我掏着掏着，“奇迹”出现了：“看！多大的天鹅蛋。”我的话，惹得老欧一阵捧腹大笑：“哪来的天鹅蛋？这是龟蛋，里面还多着哩！”果然，我再往下掏，便掏出一层一层的龟蛋来。一只一只把它们放在沙滩上，象乒乓球一样，滚圆滚圆的。装在小篮里，足足把篮子装满了。

沙滩上意外捕获的大海龟已使我惊奇万分，这一下更象是玩魔术一样了。我禁不住问老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

到这时，老欧才揭开这个谜。原来，时当盛夏，雌海龟卵子成熟的时候，便趁着傍晚，从海里爬到沙滩上挖洞作窝，把卵产在里面，然后用它的“足桨”搬动沙土、石头，封住洞口。这还不放心，它生怕爬过的沙滩上留下自己的踪迹，被人发现，因此在它封洞回到海里去的时候，是倒退着爬行的，并用嘴有力地喷气吹沙，一路消踪灭迹。母龟产下这些卵后，过了百日，它就重登沙滩，吹开洞口的沙土，带着一大群小海龟，回到海里去了。

夜幕深降，我们载着猎获物返回岛上。老欧一面划桨，一面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大海龟产卵的时候，才是猎龟的好时机！

2. 猎鲨

到岛上第二天，我便听老欧说，老赵是全岛有名的钓鲨能手。钓鲨最难是活捉。当你把鲨鱼拖出水面时，它会突如其来地使出最后一个绝招：用那根又粗又硬的尾巴，劈头猛扫过来。要是被它扫到了，轻则皮开肉绽，重则连骨头也被劈断。一般人猎鲨，只好在鲨鱼出水之际，重重给它一斧头。但这就只能捉到死鲨鱼，那价值就小多啦！老赵练有一种本领，他能眼疾手快，乘鲨鱼的尾巴一扫而过的当儿，趁势向下一压，迅速捆上绳子，把鲨鱼活生生捉下来。

巧得很，老赵今天刚好要出海钓鲨。我一早起身，照老欧的吩咐整顿好装束，就到海边等候老赵。不料他早已背一捆钓绳，一把利斧和一些铁钩，坐在岩石上了。于是，我们

便划动竹排，向海上进发。

大概由于我是个新手，老赵第一句便问我：“你见过鲨鱼吗？”我说：“见过。鲨鱼身体很象鱼雷，尾鳍象把镰刀，胸鳍狭长，背鳍高耸，它的嘴巴在下方，还有几行尖利的犬牙……”老赵听了，笑着说：“可是，它的厉害你还没见过吧！”

他说，鲨鱼在海里一向是“称王道霸”的，它在追捕鱼类或海兽时，一分钟能冲刺数百米，海洋中小至浮游生物，大至鲸鱼，都是它猎取的对象。不仅如此，鲨鱼还是个“海中强盗”。你在海里钓鱼，它会毫不客气地抢走上钩的鱼；当你打到满满的一网鱼时，它也会突然袭来，把网扯破，至于它袭击小船的事情，那就更时有所闻了。

老赵说的这些话，我虽不是第一次听说，但此时身临其境，不免引起我对鲨鱼的畏惧。我脑海里顿时浮现了有关鲨鱼“狂食”的血淋淋的场面。一位外国专家曾根据渔民的目睹，描述了这样一个鲨鱼狂食的恐怖事件：四十多年前，一艘运兵船载着一千多名士兵行驶在南非附近海面。傍晚时突然触炸了一枚水雷，幸存者纷纷扑海逃生。然而，海面上鲜血的引诱招来了这种吃人的魔鬼。于是，当太阳快要掉进大海的时候，狂食开始了。海面上出现了数不清的鲨鱼背鳍，它们扑腾水面，发疯似的咬食落水者，海面上顿时响起了一片惨叫声。发狂的鲨鱼不管什么东西，碰到就咬，后来竟然彼此疯狂地撕扯对方的肉。有的被别的鲨鱼啃去一小半，而它自己却在咬食别的同类。鲜血流淌在水里，海面越来越红……可怕的狂食进行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当地的渔民看到海面和海滩上，布满着人和鲨鱼的残肢剩骨！

我们的对手就是这样凶残的家伙。看看我们的钓具，这